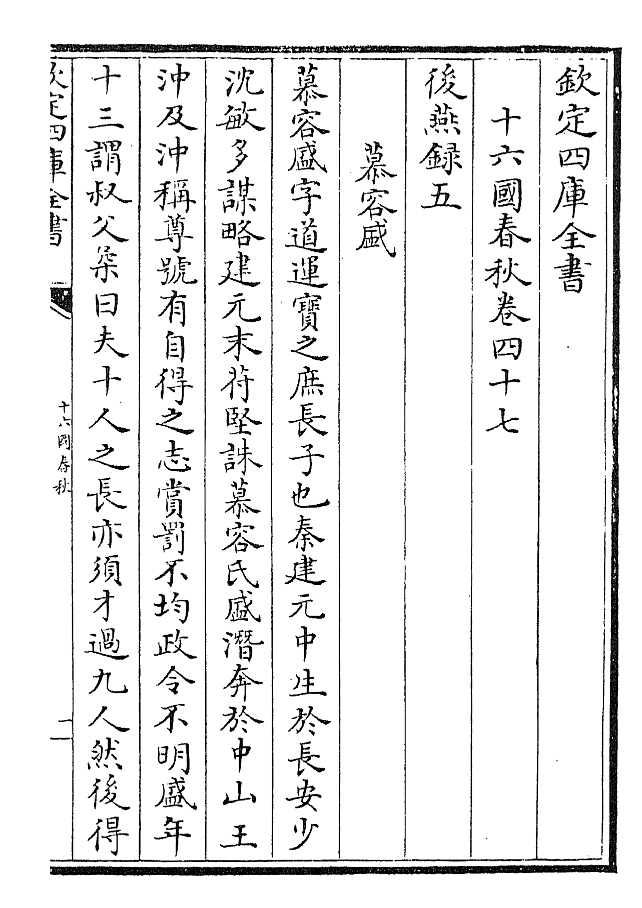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四十七

後燕録五

慕容盛

慕容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也秦建元中生於長安少沈敏多謀略建元末苻堅誅慕容氏盛潛奔於中山王沖及沖稱尊號有自得之志賞罰不均政令不明盛年十三謂叔父柔曰夫十人之長亦須才過九人然後得

安今中山王智不先衆才不逮人功未有成先自驕大以盛觀之鮮不覆敗俄而沖為段末延所殺盛隨永東如長子謂衆曰主上已中興幽冀東西未一吾屬崎嶇於鋒刃之間居嫌疑之地愚則為人所猜智則危甚巢幕當如鴻鵠高飛一舉萬里不可坐待網罟也於是與衆及弟會間行同歸於垂遇盜陝中盛曰我六尺之軀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欲當我鋒乎試豎爾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當束身相授盜乃豎

前盛一發中之盜曰郎貴人之子故相試耳賚而遣之歲餘永誅儁之子孫男女無遺盛既至垂問以西事畫地成圖垂笑曰昔魏武撫明帝之首遂乃侯之祖之愛孫有自來矣於是封長樂公歷位散騎常侍左將軍驍勇剛毅有伯父全之風烈寶即偽位領北中郎鎮鄴進爵為王拜征北大將軍司隸校尉尚書左僕射寶自和龍南伐盛留統後事及段速骨作亂馳出迎衛寶幾為速骨所獲賴盛以免盛屢進奇策於寶寶不能從是以

屢敗寶既如龍城留處在後寶為蘭汗所殺處馳進赴哀將軍張真固諫以為不可處曰我今投命告以哀窮汗性愚淺必顧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間足以展吾情志遂入赴喪汗以為侍中左光禄大夫親待如舊汗兄提弟加難勸汗殺處汗不從提驕狠荒淫事汗多無禮處因而間之由是汗兄弟浸相嫌忌太原王奇楷之子汗之外孫也汗亦宥之以為征南將軍得入見處遂相與謀處潛使奇逃去起兵奇起兵於建安衆至數千

汗遣蘭提討之勃謂汗曰善駒小兒未能辨此豈非有假托其名欲為内應者乎太尉素驕難信不宜委以大衆汗因發怒罷提兵更遣撫軍將軍仇尼慕率衆討奇是時龍城自夏不雨至於秋七月汗日詣燕諸廟及寶神座頓首禱請委罪於蘭提加難蘭提及加難聞之怒且懼誅乙己相與率所部兵背汗襲仇泥慕軍敗之汗大懼遣子穆將兵討之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讐奇今起兵勢必為應兼内有蕭墻之難不宜養心腹之疾

請先除之汗欲誅感先引見察之感妃知之密以告感於是偽稱疾篤不復出入汗亦止不殺李旱衛雙劉忠張豪張真等皆感之舊昵也蘭穆並引以為腹心旱等出入至感所與感潛結大謀丁未穆討蘭提加難等破之庚戌大饗將士汗穆等皆醉感夜如厠袒而踰墻入於東宮與李旱等誅穆時軍未解嚴皆聚在穆舍聞感得出衆皆踴躍鼓譟大呼進攻汗斬之汗子魯公和陳公揚分屯令支白狼感遣李旱張真襲誅之蘭提加難

亡匿捕得斬之於是內外帖然士女喜悅宇文拔率壯士數百來赴慼拜拔為大宗正辛亥告成於太廟令曰賴五祖之休文武之力社稷幽而復顯不獨孤以眇眇之身免不同天之責凡在臣民皆當明目當世因大赦慼謙抑自卑不稱尊號遂以長樂王攝行統事諸王降爵為公以東陽公根為尚書左僕射衞倫陽璆王騰魯恭為尚書悅真為侍中陽哲為中書監張通為中領軍自餘文武各復舊位初太原王奇舉兵建安將討蘭汗

南北之人翕然嚮應汗遣兄子企討奇奇擊滅之匹馬不返進屯乙連威既誅汗命奇罷兵奇不受命遂用丁零嚴生烏丸王龍之謀勒兵叛威甲寅引兵三萬餘人進至横溝去龍城十里威出兵擊敗之執奇而還斬龍生等百餘人遂賜奇死桓王之嗣遂絶東陽公根等九十八人固請上尊號威不許八月以河間公熙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中領軍司隸校尉陽城公元為衛將軍元寶之子也又以劉忠為左將軍張豪

為後將軍並賜姓慕容氏李旱為中常侍輔國將軍衛雙為前將軍張順為鎮西將軍張真為右將軍皆封郡公乙亥步兵校尉馬勒等謀反伏誅事連驃騎將軍高陽公崇與崇弟東平公澄皆賜死是月暴風拔閶前七大樹九月乙未以東陽公根為尚書令張通為左僕射衛倫為右僕射慕容豪為幽州刺史鎮肥如冬十月癸酉羣臣復上尊號丙子盛僭即尊位於承乾殿大赦殊死已下改元建平追尊伯考獻莊太子全為獻莊皇帝

寶后段氏為皇太后太妃丁氏為獻莊皇后諡太子策為獻哀太子十二月己亥幽州刺史豪尚書左僕射張通鎮西將軍張順坐謀反誅

長樂元年春正月戊辰昌黎尹留忠謀反伏誅事逮東陽公根尚書段成皆坐死遣中衛將軍衛雙就誅忠弟幽州刺史志於凡城以衛將軍平原公元為司徒前作陽城公尚書令壬午右將軍張真城門校尉和翰坐謀反誅

癸未大赦改元長樂有犯罪者每十日一自決之無撾

撻之罰而獄情多實高句驪王安遣使貢方物夏四月

甲午有異雀素身緑首集於端門棲翔東園二旬而去

以異雀故大赦殊死已下改東園為白雀園感聽詩歌

及周公之事顧謂羣臣曰周公之輔成王不能以至誠

感上下誅兄弟以杜流言猶擅美譽於經傳歌絃至於

我之太祖桓王承百王之季主在可奪之年二寇闚闟

難過往日臨朝輔政羣臣緝穆經略外敷闢地千里以

禮讓維宗親德刑制羣后敦穆睦一作雍熙時無二論勲

道之茂豈可與周公同日而言乎而燕詠闕而不論盛德掩而不述非所謂也乃命中書更為燕頌以述恪之功焉又引中書令常忠尚書陽瓔秘書監郎敷於東堂問曰古來君子皆謂周公忠聖豈不謬哉瓔曰周公居攝政之重而能達君臣之名及流言之謗致烈風以悟主道契神靈義光萬代故累葉有以稱其高後王無以奪其美盛曰常令以為何如忠曰昔武王疾篤周公有請命之誠流言之際義感天地楚撻伯禽以訓就王德

周公為臣之忠聖達之美詩書以來所未有也慼曰異哉二君之言朕見周公之詐未見其忠聖也昔武王得九齡之夢白文王文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及文王之終已驗武王之壽矣武王之算未盡而求代其死是非詐乎若慼於天命是不聖也據攝天位而丹誠不見致兄弟之間有干戈之事夫文王之化自近及遠故曰刑于寡妻至於兄弟周公親遺聖父之典而蹈嫌疑之蹤戮罰同氣以逞私忿何忠之有乎但時無直筆

之史後儒承其謬談故也忠曰啓金縢而反風亦足以明其不詐遭流言之變而能以大義滅親終安宗國復子明辟輔成大業以致太平制禮作樂流慶無窮亦不可謂非至德也戚曰卿徒因成文而未原大理朕今相為論之昔周自后稷積德累仁至於文武以大聖應期遂有天下生靈仰其德四海歸其仁成王雖幼統洪業而卜世修長加以呂召毛畢為之師傅若無周公攝政王道足以成也周公無故以安危為已任專臨朝之權

缺北面之禮管蔡忠存王室以為周公代主非人臣之道故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當明大順之節陳誠義以曉羣疑而乃阻兵都邑擅行誅戮不臣之罪彰於海内方貽王鴟鴞之詩歸非於主是何謂乎又周公舉事稱告二公二公足明周公之無罪而坐觀成王之疑此則二公之心亦有猜於周公也但以跡不間親故寄言於管蔡可謂忠不見於當時仁不及於兄弟知羣望之有歸天命不在已然後返政成王以為忠耳大風拔木

之徵乃皇天祐存周道不忘文武之德是以赦周公之始愆欲存周室之大美考周公之心原周公之行乃天下之罪人何至德之謂也周公復位二公所以杜口不言其本心者以明管蔡之忠也又謂常忠曰伊尹周公孰賢忠曰伊尹非有周公之親而功濟一代太甲亂德放於桐宫思愆改善然後復之使主無怨言臣無流謗道存社稷美溢來今臣謂伊尹之勲有高周旦咸曰伊尹以舊臣之重顯阿衡之任太甲嗣位君道未洽不能

竭忠輔導而放黜桐宮事同夷羿何周公之可擬乎郎歎曰伊尹處人臣之位不能匡制其君恐成湯之道墜而莫就是以居之桐宮與小人從事使知稼穡之艱難然後返之天位此其忠也盛曰伊尹能廢而立之何不能輔之以至於善乎若太甲性同桀紂則三載之間未應便成賢后如其性本休明義心易發當務盡匡規之理以弼成君德安有人臣幽主而據其位者哉且臣之事君惟力是視奈何挾智藏仁以成君惡夫太甲之事

朕已鑒之矣太甲至賢之主也以伊尹歷奉三朝績無異稱將失顯祖委授之功故匿其日月之明受伊尹之黜所以濟其忠貞之美夫非常之人然後能立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見也亦猶泰伯之三讓人無德而稱焉敷曰泰伯三以天下讓至仲尼而後顯其至德太甲受謗於天下遭陛下乃申其美因而談讌賦詩賜金帛各有差乙未散騎常侍餘超左將軍高和等坐謀反誅秋七月己未遣拜范陽盧溥為幽州刺史辛酉下詔曰法例

律公侯有罪得以金帛贖此不足以懲惡而利於王府甚無謂也自今皆令立功以自贖勿復輸金帛八月遼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威制境内恐威疑之累徵不赴以母在龍城未敢顯叛乃陰名魏兵將為自安之計許以郡降因表請發兵詣龍城以拒冦威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無事實盡滅其族丁酉遣輔國將軍李旱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名旱旋師羣臣莫測其故九月辛未復遣之朗聞其家被誅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

旱中路而還謂有内變不復設備留其子養守令支躬迎魏師於北平旱候知之壬子襲克令支遣廣威將軍孟廣平率騎追朗及於無終斬之旱既斬朗威謂羣臣曰前以追旱還者正為此耳朗新叛逆必忌官威一則鳩合同類刼害良善二則亡竄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盈怠其志卒然掩之必克之理也羣臣皆曰非所及也冬十月甲午中衛將軍衛雙有罪賜死李旱自遼西還聞威殺衛雙懼棄軍奔走至板陘復還歸罪威

復其爵位謂侍中孫勍曰旱總三軍之任荷專征之重不能杖節死綏無故逃亡考之軍正罪在不赦昔先帝蒙塵衆情離貳骨肉忘親股肱失節旱以刑餘之體效力盡命忠欵之至精貫白日朕故録其忘身之功免其丘山之罪耳十二月甲午征虜將軍燕郡太守高湖帥戶二千降魏丙午封弟淵為章武公虔為博陵公子定為遼西公丁未太后段氏卒謚曰惠德皇后

長樂二年春正月壬子大赦去皇帝之號貶稱庶人天

王魏遣材官將軍和拔襲幽州刺史盧溥戊午克之禽溥及其子焕送平城車裂之威遣廣威將軍孟廣平援之無及斬魏遼西守宰而還高句驪王安事燕禮慢二月丙申威率衆三萬伐之以驃騎大將軍熙為前鋒襲其新城南蘇二城皆克之開境七百餘里散其積聚徙五千餘戸於遼西三月辛卯襄平令段登等謀反伏誅夏四月前將軍段璣太后段氏之兄子也為段登辭所連及五月壬子逃奔遼西戊寅段璣復還歸罪威赦之

賜號曰思悔侯使尚公主入直殿内六月甲子大赦冬十二月壬辰立燕臺統諸部雜夷丁酉尊獻莊丁氏爲皇太后立遼西公定爲皇太子大赦殊死已下引見百僚於東堂考詳器藝超拔者十有二人命百司舉文武之士才堪佐世者各一人讌羣臣於新昌殿盛曰諸卿各言其志朕將覽之七兵尚書丁信年十五盛之舅子也進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臣之願也盛笑曰丁尚書年少安得長者之言乎盛以威嚴馭下驕暴少親多所

猜忌羣臣有纖介之嫌皆先事誅之宗族親舊人不自保故信言及之

長樂三年秋七月盛討厍莫奚大虜獲而還八月丁亥左將軍國與殿中將軍秦輿段讃等謀率禁兵襲盛事覺誅之死者五百餘人盛懲其父寶以懦弱失國遂峻刑極威安忍無親纖微嫌忌莫不裁之於未萌防之於未兆是以親戚亦皆離貳舊臣莫不夷滅壬辰夜前將軍思悔侯段璣與輿子興讃子泰等因衆心揺動潛入

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起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璣被創匿廂屋間俄而有一賊從闇中擊傷盛足盛被傷遂輦升前殿申約禁衛召叔父河間公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盛已死時年二十九在位四年偽謚昭武皇帝墓號興平陵廟號中宗

十六國春秋卷四十七

十六國春秋卷四十八

後燕録六

慕容熙

慕容熙字道文小字長生垂之少子也燕二年生於長山建興八年封河間王永康初隨寳奔龍城拜司隸校尉段速骨之難諸王多被其害熙素為高陽王崇所親愛故得獨免蘭汗之簒以熙為遼東公備燕之宗祀如

杞宋故事長樂元年盛初即位降爵為公拜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領中領軍從征高句驪契丹皆勇冠諸將盛曰叔父雄果英壯有世祖之風但弘略不如耳及盛死中壘將軍拔冗從僕射郭仲白太后丁氏以為國家多難宜立長君時羣望皆在盛弟司徒尚書令平原公元而熙素得幸於丁氏丁氏遂廢太子定密迎熙入宮明旦羣臣入朝始知有變因上表勸進於熙熙以讓元元固讓熙遂以晉隆安五年秋八

月癸己僭即尊位誅大臣段璣秦興等並夷三族甲午大赦丙申平原公元以嫌疑賜死元字道光寶之第四子也閏月辛酉葬盛於興平陵丁氏送葬未還中領軍提步軍校尉張佛等謀立故太子定事覺伏誅定亦賜死丙寅大赦改元光始改北燕臺為大單于臺置左右輔位次尚書冬十二月乙卯魏虎威將軍宿庫干庫一作沓率衆來伐攻令支乙丑中領軍宇文拔救之壬午宿庫干拔令支而戍之

光始二年春正月丁丑熙遣平冠將軍拔攻遼西拔令支戍宿庫干等拒戰失利退走執魏遼西太守那頡遂以拔為幽州刺史鎮令支以中堅將軍遼西陽豪為本郡太守丁亥以章武公淵為尚書令博陵公虔為尚書左僕射尚書王騰為右僕射二月甲戌大赦夏五月高句驪攻宿軍平州刺史歸棄城走冬十月熙納故中山尹苻謨長女為貴人幼女為貴嬪而貴嬪尤有寵丁太后怨恚謀欲廢熙事覺逼令自殺謚曰獻幽皇后十一

月戊辰殺淵及信辛未狩於北原石城令高和與尚方兵於後作亂殺司隸校尉張顯入掠宮殿取庫兵脅營署閉門乘城拒熙熙率騎馳還和衆皆投仗開門盡誅反者惟和走免甲戌大赦

光始三年春正月熙引見州郡及單于北八一作部耆舊於東宮問民間疾苦司隸部民劉瓚對問稱旨拜帶方太守是月大治宮室夏四月立貴人苻氏為昭儀五月大築龍騰苑廣袤十餘里役徒二萬人起景雲山於苑

內基廣五百步峯高十七丈冬十二月戊申熙尊垂之貴嬪段氏為皇太后段氏熙之慈母也己酉立貴嬪苻氏為皇后大赦殊死以下辛亥以衛尉悅真為青州刺史鎮新城光祿大夫衛駒為并州刺史鎮凡城光始四年夏四月熙於龍騰苑起逍遥宫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宫又鑿曲光海清涼池（一作淨）季夏盛暑士卒暍死幾萬餘人擬鄴之鳳陽門又作弘光門累級九重熙遊於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

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乃有蛇長丈餘從樹中而出秋七月苻昭儀有疾卒謚曰愍皇后贈苻謨太宰追謚文獻公九月熙北襲契丹大破之冬十二月高句驪寇燕郡殺掠百餘人

光始五年春正月熙伐高句驪苻后從行戊申至遼東攻之不克會大雨雪士卒凍死者甚衆熙乃引歸秋八月遼西太守郃顏有罪亡命為盜九月中常侍郭仲討斬之冬十二月熙襲契丹

光始六年春正月熙與苻后至陘北畏契丹之衆將還苻后弗聽戊申遂棄輜重輕兵襲高句驪二月軍行三千餘里士馬俱疲凍死者屬路攻木底城不克而還夕陽公雲傷於矢且畏熙政之虐遂以疾去官夏五月寳諸子博陵公虔上黨公昭皆以嫌疑賜死乃大城肥如及宿軍以仇尼倪為鎮東大將軍營州刺史鎮宿軍上庸公懿為鎮西大將軍冀州刺史鎮肥如

建始元年春正月辛丑朔大赦改元建始三月太史丞

梁延年夢月化為五白龍夢中占之曰月臣也龍君也月化為龍當有臣為君者寤而告人曰國符其將盡乎夏四月癸丑符后死熙哭之悲慟若喪考妣具符后録丁酉去太后段氏尊號出居外宫五月壬戌尚書郎符進謀反伏誅進定之子也秋七月癸亥熙葬符后於徽平陵甲子大赦初中衛將軍馮跋左衛將軍張興先皆坐事亡奔至是以熙政殘虐與從兄萬泥等二十二人結盟推夕陽公雲為主發尚方徒五千餘人分屯四門跋弟乳陳

等帥衆攻弘光門鼓譟而進禁衛皆散走遂入宮授甲閉門拒守中黄門趙洛生等奔告於熙熙曰此鼠盜耳何能為朕還當誅之乃置后柩於南苑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克宿於門外乙丑熙退入龍騰苑尚方兵褚頭踰城從熙自稱營兵同心效順惟俟軍至熙聞之驚走而出左右莫敢追熙從溝下潛匿良久左右怪其不還相與尋之惟得衣冠不知所適中領軍拔謂中常侍郭仲曰大事垂捷而帝無故自驚深可

怪也然城内企遲至必成功不可稽留吾當先往趣城卿留待帝得帝速來若帝未還吾得如意安撫城中徐迎未晚乃分將壯士二十餘人登北城將士謂熙至皆投仗請降既而熙久不至拔兵無後繼衆心疑懼復下城赴苑遂皆潰散拔為城中人所殺丙寅熙微服逃隱於林中為人所執送於雲雲數而殺之及其諸子同殯城北初童謡曰一束藁兩頭然秃頭小兒來滅燕藁字上有草下有木兩頭然則草木俱盡而成高字雲父名

拔小字禿頭有三子而雲季也熙竟為雲所滅終如謡

言時年三十二一作二十三在位七年雲葬之於苻氏墓偽

謚昭文皇帝垂以晉孝武帝太元九年歲在甲申僭立

至熙四世凡二十四年以安帝義熙三年歲在丁未滅

十六國春秋卷四十八

十六國春秋卷四十九

後燕録七

慕容雲

慕容雲字子雨寳之養子高句驪之支庶也䝉破高句驪徙於青山由是世為燕臣祖父高和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為氏雲深沈有局量厚重寡言時人莫知咸以為愚唯中衛將軍長樂馮跋奇其志度與之為友

寶之為太子也雲以武藝給事侍東宮永康初拜侍御郎龔敗會軍寶遂子之賜姓慕容氏拜建威將軍封夕陽公及熙嗣位雲以熙政之虐稱疾去官其後因熙出葬苻氏馮跋與從兄萬泥左衛將軍張興及苻進餘黨結盟共襲殺熙跋素與雲善乃推雲為主因詣雲告之雲懼曰吾嬰疾歷年卿等所知願更圖之跋逼曰慕容氏世衰河間昏虐惑妖淫之女而逆亂天常百姓不堪其害思亂者十室而九人神共怒此天亡之時也公自

高氏名家何能為他養子機運難遘千載一時公焉得辭扶之而出雲曰吾疾苦日久廢絶世務卿今興建大事謬見推逼所以徘徊非為身也實惟否德不足以濟元元故耳跋等强之雲遂以晉義熙三年秋七月乙丑僭即天王位復姓高氏大赦境内殊死以下改元正始國仍號大燕八月署馮跋為侍中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封武興公馮萬泥為尚書令馮乳陳為中軍將軍馮素弗為昌黎尹撫

軍大將軍馮弘為征東大將軍孫護為尚書左僕射張興為輔國大將軍務銀提為司隸校尉封伯子男鄉亭侯者五十餘人士卒賞賜穀帛有差熙之羣僚復其爵位

正始二年春正月立妻李氏為天王后子彭城為太子越騎校尉慕輿良謀叛伏誅三月庚申葬熙及苻后於徽平陵高句驪遣使來聘且叙宗親雲遣侍御史李拔報之夏四月大赦境内五月以尚書令馮萬泥為幽冀

二州牧鎮肥如中軍將軍馮乳陳為并州刺史鎮白狼撫軍大將軍馮素弗為司隸校尉司隸校尉務銀提為尚書令秋七月封慕容歸為遼東公使主燕祀立燕之宗廟社稷

正始三年冬十月雲自以無功德而居大位內懷危懼常蓄養壯士以為腹心爪牙寵臣離班桃仁專典禁兵賞賜以巨萬計衣食起居皆與之同而班仁志願無猒猶有怨憾戊辰雲臨東堂班仁懷劒執紙而入稱有所

啓拔劍擊雲雲以几拒班仁從旁擊雲雲遂被殺馮跋
遷雲屍于東宮僞諡惠懿皇帝

十六國春秋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五十至五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修撰臣陳初哲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王增閏

十六國春秋卷五十

後燕錄八

慕容永

慕容永字叔明廆弟運之孫也暐為苻堅所滅永隨暐徙於長安家貧夫妻常賣靴於市以供衣食及堅之兵敗于晉也燕故大司馬中山王沖時為平陽太守其兄故濟北王泓時為北地長史各起兵據郡叛堅泓破秦

兵于華澤而沖為秦將竇衝所敗沖奔于泓泓謀臣高蓋等以泓素望不如沖且持法太峻乃共殺泓立沖為皇太弟承制置百官以永為右僕射其明年進據阿房城稱帝改元更始沖少長尊貴及是復有自得之意而毒暴異常堅既出奔五將山沖入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紀遂據長安樂之忘歸且以垂之威名夙著跨據山東憚不敢進乃課農築室為持久之計衆咸怨之沖左將軍韓延及許木末因衆心不悅攻沖殺之立沖

將段隨為燕王改元昌平初沖之入長安也王嘉謂之曰鳳凰鳳凰何不高飛還故鄉何故在此取滅亡沖小字鳳凰故嘉云然永與左僕射慕容恒潛謀襲殺段隨立宜都王子顗為燕王改元建明率鮮卑男女四十餘萬口乘輿服御禮樂器物去長安而東于是長安空虛恒以永為武衛將軍恒弟護軍將軍韜陰有二志誘顗殺之于臨晉恒怒去之永與武衛將軍刁雲率衆攻韜韜遣司馬宿勒黎逆戰永執而戮之韜懼出奔恒營恒

立沖之子瑶一作望為帝改元建平謚沖曰威皇帝衆恐去瑶奔永永執瑶殺之立泓子忠為帝改元建武忠以永為丞相太尉守尚書令封河東公永持法寛平鮮卑安之東至聞喜知垂已稱尊號託以農要弗進築燕熙城以自固刁雲等又殺忠推永為持節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州牧録尚書事河東王稱藩于垂既而遣使詰秦求假道東歸秦主丕弗許與戰于襄陵秦兵大敗遂進據長子僭即帝位改元

中興悉誅儁及垂之子孫男女無遺轉寇河南河南太守楊佺期擊破之其後復率衆向洛陽豫州刺史朱序自河陰北濟與永偽將王次等相遇乃戰于沚水次敗走斬其部將勿支叅軍趙睦江夏相恒不才追永破之於太行永退屯上黨時楊楷聚衆數千在湖陜聞永敗遣任子詣序乞降序追永至上黨之白水與永相持會垂破丁零翟釗於滑臺釗求救于永永不出救釗敗奔降于永垂遂攻永永率衆逆戰軍敗奔還長子垂復進

軍圍之將士開門納垂兵垂兵入城永奔北門前驅執永數而戮之沖及永本稱西燕立國九年為垂所滅故附垂録

慕容令

慕容令垂之世子母先段氏所生也垂為太傅評所忌恐其見害内以為憂而未敢告諸子令潛知之請曰尊比者如有憂色豈非以主上幼沖太傅嫉賢功高望重愈見猜耶垂曰然吾竭力致命以破強寇本欲保全家國豈知功成之後反令身無所容汝既知吾心何以為

吾謀令曰主上闇弱委任太傅一旦禍發疾于駭機令欲保族全身不失大義莫若逃龍城遜辭謝罪以待主上之察若周公之居東庶幾感悟而得還此幸之大者也如其不然則內撫燕代外懷羣夷守肥如之險以自保亦其次也垂曰善乃微服出鄴將趣龍城追騎及之會日暮乃止令謂垂曰本欲保東都以自全今事已泄謀不及設秦王方招延英傑不如往歸之垂曰今日之計舍此安之遂與令等奔秦詳具垂錄苻堅以垂為冠軍將

軍復愛令等之才甚禮遇之每見必屬目王猛伐洛陽引令為參軍以為鄉導猛素勸堅除垂父子堅不從乃令人詭傳垂語于令曰吾已東還汝可為計也令疑之躊躇終日無所復審遂將舊騎奔樂安王臧於石門暐以令叛而復還其父為秦所厚疑為反間徙之沙城在龍都東北六百里令自度終不能免密謀起兵沙城中讁戍士數千人令皆厚撫之乃殺牙門孟嬀城大涉圭懼請自效令信之引置左右遂帥讁戍士東襲威德城

殺城郎慕容倉進據其城部署官屬遣人招東西諸戍翕然響應鎮東將軍渤海王亮鎮龍城令將襲之其弟麟以告亮亮閉城拒守涉圭因侍直擊令令單馬遁走其黨皆潰涉圭追令至薛黎澤擒而殺之詣龍城白亮亮為之誅涉圭收令屍而葬之

慕容麟

慕容麟垂之少子諸姬所生也素不為垂所愛垂之奔秦以麟嘗告變于燕立殺其母然猶不忍殺之置之外

舍希得侍見垂殺苻飛龍麟屢進策啟發垂意於是竒之寵待同于諸子署為撫軍將軍垂既僣位進衛大將軍封趙王太子寶之守中山麟以尚書右僕射録留臺尚書事是時丁零鮮于乞阻兵謀叛麟出討之悉擒其衆尋率騎會魏擊叛者拓跋窟咄敗之引還復率衆會魏討王敏于上谷斬之擊劉顯于彌澤破之後又擊破許謙徙其民於龍城復率衆會高陽王隆擊王祖于魯口降之及寶參合之敗麟將慕輿嵩潛謀作亂欲奉麟

為主事洩嵩等伏誅麟與寶自相猜疑既而寶即位魏攻圍中山麟屢撓戰計以致擾師後寶襲擊魏軍大敗而還麟遂作亂將妻子出奔寶敗于魏棄中山走麟尋襲殺開封公詳而自立于中山詳具寶錄為魏所敗奔至鄴勸叔父范陽王德稱尊號德以麟為司空領尚書令未幾謀反德殺之

慕容農

慕容農字道厚小字惡奴垂第三子也年九歲問太史

令黄泓曰俗稱參辰相見萬人相食各自一宿何為如是泓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長曰伯閼主辰次曰實沈主參日尋干戈自相征討後帝不臧使伯閼主辰實沈主參別而離之相見則爭故代傳言然農曰天有定宿以人甄之而成憎愛二子之前參辰何云泓不能對垂深奇之後隨父亡秦見秦之恃其強大宫室奢侈乃私言于垂曰自王猛之死秦之法制日以頽靡今又重之以奢侈殃將至矣圖讖之言行當有驗大王宜結納英傑

以承天意時不可失也垂笑曰天下事非爾所及也及垂起兵攻鄴農與楷等為苻丕所留聞垂誅苻飛龍乃奔列人止于烏桓魯利家利為之置饌農笑而不食利謂其妻曰惡奴郎貴人也家貧無以饌之奈何妻曰郎有雄才大志今無故而來必將有異非為飲食來也君亟出遠望以備非常利從之農謂利曰吾欲集兵列人以圖興復卿能從我乎利曰生死惟郎是從農乃詣烏桓張驤說之曰王家已舉大事翟斌等咸相推奉遠近

嚮應故來相告耳驤再拜曰得舊主而事之敢不盡死於是農驅列人居民為士卒斬桑榆為兵裂襜裳為旗使趙秋說屠各畢聰聰與屠各卜勝張延李白郭超及東夷餘和敕勃易陽烏丸劉大各帥部衆數千赴之農假張驤輔國將軍劉大安遠將軍魯利建威將軍農自將攻破館陶收其軍資器械遣蘭汗段讚慕輿怖略取康臺牧馬數千疋於是步騎雲集衆至數萬驤等共推農為驃騎大將軍監統諸軍隨才部署上下肅然農以

垂未至不敢行賞趙秋勸農承制封拜以收衆心農從之赴者相繼垂聞而善之農西招庫傉官偉於上黨東引乞特歸於東阿北召光烈將軍平叡及叡凡汝南太守幼於燕國偉等皆應之又遣蘭汗等攻拔頓丘農號令嚴整軍無私掠士女喜悅苻丕使石越討之農曰越有智勇之名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計取之衆請治列人城農曰善用兵者結士以心不以異物今起義兵惟敵是求當以山河為

城池何列人之足治也越至列人西使趙秋及參軍綦母滕擊越前鋒破之參軍太原趙謙言於農曰越甲仗雖精人心危駭此易破也宜急擊之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戰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謂諸將曰越兵精士衆不乘其初至之鋭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無能為也向暮農鼓譟出陳於城西牙門劉木請先攻越柵農笑曰凡人見美食誰不欲之何

得獨請然汝猛銳可嘉當以先鋒惠汝木乃帥壯士四百騰柵而入越兵披靡農等大衆隨之越等大敗斬越及驍將毛當遂引兵會垂攻鄴垂使農東狥清河平原徵督租賦農明立約束均適有無軍令嚴整無所侵暴由是穀粟屬路軍資豐贍垂甚悅之既即尊位封遼西王尋為使持節都督幽平二州北狄諸軍事幽州牧鎮龍城農創立法制事從寬簡清刑獄省賦役勸課農桑居民富贍四方流民前後至者數萬餘口在龍城五年

庶政修舉乃上表曰臣頃因征即鎮所統將士安逸積年青徐荆雍餘寇尚繁顧時代還展竭微效生無餘力沒無餘恨臣之志也乃召農還轉侍中司隸校尉及還中山以農為都督兖豫荆徐雍五州諸軍事鎮鄴寶嗣偽位推為都督雍益并梁秦涼六州諸軍事并州牧移鎮晉陽魏兵來伐中山被圍日久將士皆思出城一戰而衛大將軍麟每沮其議農部將谷會歸說農曰城中之人皆涉珪參合所殺者父子兄弟泣血踴躍欲與魏

戰而為衛軍所抑主上當北遷皆曰得慕容氏一人奉而立之以與魏戰死無所恨大王幸而留此以副衆望擊退魏軍撫寧畿甸奉迎大駕亦不失為忠臣也農欲殺歸而惜其材力謂之曰必如此以望生不如就死遂與寶等奔赴清河王會後會作亂夜遣壯士襲農農被重創骨破見腦寶手自裹創僅而獲濟進為左僕射尋拜司空領尚書令復以大司馬領中軍趣鄴次於乙連長上將士作亂為蘭讓所殺追謚曰桓烈

慕容隆

慕容隆字道興垂之中子也為冠軍將軍封高陽王後代農為都督幽平二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幽州牧録留臺尚書事鎮龍城隆因農舊制修而廣之遼碣遂安參合之敗垂自欲率衆討魏乃召隆還隆引龍城之甲入中山軍容精整燕人之氣稍振是時燕兵新敗皆畏魏不敢進惟龍城之兵勇鋭爭先寶嗣偽位以隆領尚書右僕射率兵討克平視于高唐魏太祖攻常山隆拒守

南郭帥衆力戰魏乃退及圍中山城中將士皆思出戰每為趙王麟所抑隆成列而罷者前後數四寶終不許諸將固請擊之隆退而勒兵名參佐謂之曰皇威不振寇賊内侮臣子同恥義不顧生今幸而破賊吉還固善若其不幸亦使吾志節獲伸卿等有北見吾母者為吾道此情也被甲上馬詣門俟命麟復固止隆涕泣而還寶欲走保和龍遼東高撫善卜筮素為隆所信厚私謂隆曰殿下北行終不能達太妃亦不可得見若使主上

獨往殿下潛留于此必有大功隆曰國有大難主上蒙塵且老母在北吾得北首而死猶無所恨卿是何言也乃徧召僚佐問其去留惟司馬魯恭參軍成岌願從餘皆欲留隆並聽之遂與寶等出走會軍引魏兵來躡其後會整陳力戰隆復率騎衛之追奔百里隆又獨追數十里而還謂故吏留臺治書陽璆曰中山城中積兵數萬不得展吾意今日之捷令人遺恨因慷慨流涕清河王會自以退魏之功矜狠日甚隆屢訓責之深懷忿恚

夜遣壯士襲殺隆于帳下及會被殺寶槩封功臣追贈隆司空謚曰康子崇嗣

慕容鳳

慕容鳳字道翔宜都王桓之子也桓好修宫室時鳳年八歲左右抱之隨桓周行殿觀桓謂之曰此第好否鳳笑謂其父曰此本石家諸王故第令王修之何足為好鳳因言曰令王之味一作膳兼列百品而外有糟糠之民非是小兒所可同大王之味也桓彌加歎賞桓時鎮遼

東燕之亡為秦將朱嶷所殺鳳年十一但泣而不言嘗告其母曰昔張良養士以擊秦王復君之仇也先王之事豈可一日忘之遂陰有復仇之志鮮卑丁零有氣幹者皆傾身禮之與之交結權翼見而謂之曰兒方以才望自顯勿效爾父不識天命鳳厲色曰先王欲建忠而不遂此乃人臣之節君侯之言豈獎勸將來之義乎翼改容謝之言于苻堅曰慕容鳳慷慨有才氣但狼子野心恐終不為人用耳不如早除之無使貽後患堅不從

及堅淮南之敗垂起兵濟河將趣洛陽鳳勸丁零翟斌奉垂為盟主斌遂率衆歸垂垂拜鳳為建策將軍垂既僭位襲父爵仍為宜都王轉冠軍將軍鳳每進戰奮不顧身前後大小二百五十七戰未嘗無功垂戒之曰今大業甫濟汝當先自愛使為車騎將軍之副以抑其銳垂克長子遂以鳳為雍州刺史鎮守之寶嗣偽位遷冀州刺史戍信都甚著惠威百姓懷之魏太祖來伐鳳踰城奔中山

慕容温

慕容温儁第四子也初封帶方王暐為苻堅所敗隨入長安及垂起兵攻鄴温亦引兵會之拜前將軍改封樂浪王尋遷征東將軍屯兵中山時中山兵力甚弱丁零四布分據諸郡温謂諸將曰以吾之衆攻則不足守則有餘驃驍撫軍首尾相應會須滅賊但應聚糧厲兵以俟時耳於是撫舊懐新勸課農桑民歸附者日月相繼郡縣壘壁爭送軍粮倉庫充溢屢出奇兵擊破翟真真

不敢入境為寇遂大營宮室于中山極其壯麗又遣兵一萬運粮以餉垂及垂北如中山謂諸將曰樂浪王招流散實倉廩外給軍粮內營宮室雖古蕭何何以加之歷位司隸校尉尚書右僕射兾州刺史其後翟遼遣丁零故堤詐降於温為温帳下乙酉刺温殺之并其長史司馬驅帥守兵二百戶奔西燕遼西王農邀擊刺温者於襄國盡獲之惟堤走免謚曰悼

慕容楷

慕容楷垂兄太宰恪之長子也與垂同避難於秦苻堅任為積弩將軍甚見寵遇建元末苻堅大舉入寇楷與其弟紹私言於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淮南之敗垂起兵向鄴楷為苻丕所留聞垂殺飛龍乃與弟紹同奔辟陽發兵應之拜征西將軍襲爵太原王時東胡王晏與鮮卑烏丸等阻兵不服垂遣楷與紹討之楷謂紹曰鮮卑烏丸及冀州之民本皆燕臣今大業始爾人心未洽所以

小異惟宜綏之以德不可鎮之以威吾當止一處為軍聲之本汝巡撫民吏示以大業彼必聽從楷乃屯於辟陽紹率騎數百往說王晏為陳禍福晏隨紹詣楷降鮮卑烏丸及塢民降者數十萬口垂大悦曰汝兄弟才兼文武足以繼先王矣及丁零翟真叛走邯鄲楷率騎追之戰于下邑為真所敗垂即尊位遷左僕射及克東阿署為兖州刺史權鎮東阿垂率諸將攻翟遼復以楷為前鋒都督遼之故衆皆燕趙人聞楷至皆曰太原王子

吾之父母也相率歸附遼懼遣使請降歷冀州牧進位司空以建興十年六月卒謚曰元子奇嗣奇見盛錄

慕容紹

慕容紹楷之弟恪次子也隨暐入秦任為陽平國常侍時秦封略既廣而征伐不息紹私於凡楷曰秦恃其強大務戰不休北戍雲中南守蜀漢轉運萬里道殣相望兵疲于外民困于內危亡近矣冠軍叔仁智度英拔必能恢復燕祚吾屬但當愛身以待時耳及堅淮南之敗

垂起兵向鄴紹盜丕駿馬與楷奔於辟陽率衆會之垂以紹為鎮南將軍封陳留王後剋歷城青兖徐州郡縣壁壘多降以紹為青州刺史鎮之尋遷尚書右僕射參合之敗為魏所殺謚曰悼

慕容會

慕容會字道通寶第二庶子也建興初與其凡盛歸自長子封清河公未幾進爵為王歷位征北大將軍幽平二州牧會母賤而年長多材藝有雄略垂深奇之時寶

國嗣未定垂每以為憂然已屬意于會矣寶之北伐使會代攝東宫事總録禮遇一同太子及垂親率軍伐魏以龍城舊都宗廟所在復使會鎮幽州委以東北之任國官府佐髙選一時才俊以崇威望垂臨死顧命以會為寶嗣而寶寵愛少子濮陽公策意不在會長樂公盛又自以與會同年恥為之下乃稱策宜為儲貳而非毁會寶大悦訪於趙王麟麟復希旨賛成之遂立策為皇太子會聞之心已慍懟寶詔會遣章武王宙徙髙陽王隆

參佐家屬還中山會遂違詔多留部曲不時即遣甯年長屬尊會每事陵侮之見者知其有異志矣永康二年魏伐中山城中危急會表求赴難寶又詔會率幽州之衆入援會復稽留不進寶怒累詔切責月餘始發時有趙王麟之叛寶以會軍在近恐麟奪會軍先據龍城乃遣人迎之而自奔龍城會傾身納誘繕甲厲兵帥步騎二萬列陣而進迎寶薊南寶怪會容止怏怏殊有恨色密造隆及農言之隆農俱曰會一年少專任方面習

驕所致豈有他也臣等當以禮責之寶雖從之然猶謟解會軍分屬農隆二王是時魏兵追寶及于夏謙澤會言于寶曰臣撫教士卒惟敵是求今大駕蒙塵人思效命而虜敢自送衆心憤恨兵法曰歸師勿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今我皆得之何患不剋若其捨去賊必乘人或生餘變寶乃從之會遂整陳逆擊魏兵魏兵大敗死者數千人會以退魏之功矜狠滋甚隆農屢訓責之益懷忿恚又以隆農嘗鎮龍城屬尊位重名望素出已

右恐至龍城權政不復在已又知終無為嗣之望遂謀
作亂幽并之兵皆懷會威德不樂屬二王請於寶曰清
河王天資神武權略過人臣等與之誓同生死感王恩
澤勇氣自倍願陛下與皇太子留駕薊宮使王統臣等
進解京師之圍然後奉迎車駕寶左右皆惡會言于寶
曰清河王不得為太子神色甚不平且其才武過人善
收人心陛下若從衆請臣恐解圍之後必有衛輒之事
寶乃謂衆曰道通年少不及二王豈可當專征之任且

朕方親統六師仗會以為羽翼何可離左右也衆不恱而退左右勸寶殺會其黨侍御史仇泥歸聞而告會曰左右密謀如是主上將從之大王所恃者父也父已異圖所仗者兵也兵已去手進退路窮欲於何所自容乎盍若誅二王廢太子大王自處東宫兼領將相以匡復社稷此上策也會猶豫未決寶謂農隆曰觀道通志趣必反無疑宜早除之不然恐成大禍農曰今寇敵内侮中土分亂社稷之危有如累卵會撫鎮舊都安衆寧境

京師有難萬里星赴其威名之重可以震服戎狄逆跡未彰宜自隱忍而遽相誅戮豈徒傷父子至恩亦恐大損威望寶曰道通逆志已成卿等仁慈不忍早殺恐一旦為變必先害諸父然後及吾事敗之後當思朕言至時勿悔自負也農隆固諫乃止會聞之益懼後寶宿廣柳黄榆谷會遣仇泥歸吳提染干等率壯士二千餘人分道襲農隆殺隆于帳下農被重創執仇泥歸逃入山中會以仇泥歸被執事終顯發乃夜詣寶曰農隆謀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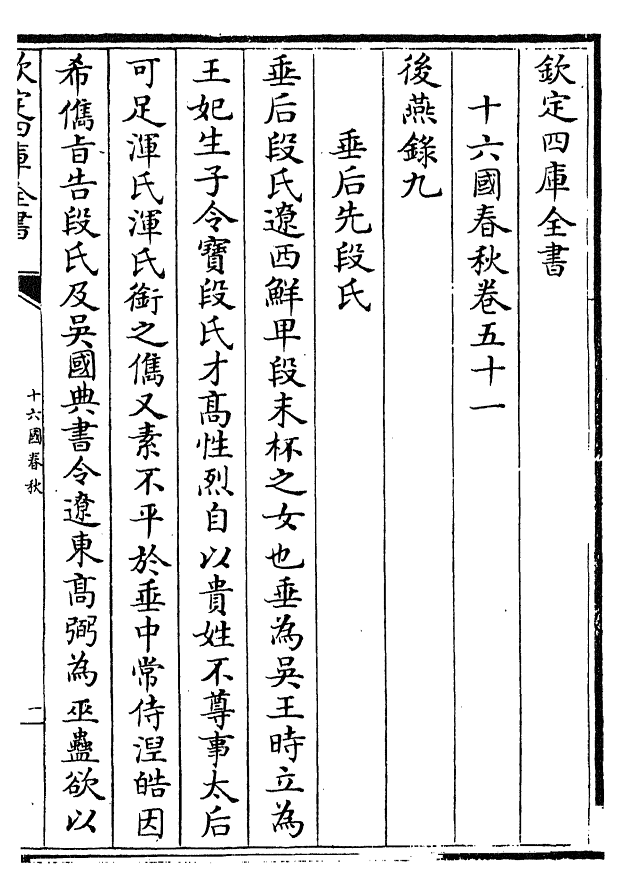
臣已除之寶意在誅會陽為好言以安之曰吾固疑二王久矣除之甚善會乃立仗嚴備引道欲棄隆喪建威將軍餘崇涕泣固請乃聽載隨軍農出自歸寶呵之曰何以自負耶命執之行十餘里寶顧名羣臣食且議農罪會就坐寶目左衛將軍慕輿騰使斬會傷其首不能殺會復走赴其軍勒兵攻寶寶率數百騎馳二百里晡時至龍城會遣騎追至石城不及復遣仇泥歸等攻龍城寶夜遣兵襲擊破之會遣使請誅左右佞臣并求為

太子不許會盡收乘輿器服以後宮分給將帥署置百官自稱皇太子錄尚書事引兵向龍城以討慕輿騰為名頓兵城下寶臨西門會乘馬遥與寶語寶責讓之會命軍士向寶大譟以耀威武城中將士莫不憤怒向暮出戰大破之會兵死傷大半復走還營侍御郎高雲夜率敢死士百餘人襲會敗之衆皆逃散會單馬奔至中山踰圍而入為開封公詳所殺寶殺會母及其三子

慕容懿

慕容懿太傅評之孫也為鎮西大將軍幽州刺史封上庸公出鎮肥如慕容雲之亂懿以令支奔降於魏魏以懿為征東將軍平州牧昌黎王後坐謀反伏誅

十六國春秋卷五十



十六國春秋卷五十一

後燕錄九

垂后先段氏

垂后段氏遼西鮮卑段末杯之女也垂為吳王時立為王妃生子令寶段氏才高性烈自以貴姓不尊事太后可足渾氏渾氏銜之雋又素不平於垂中常侍涅皓因希雋旨告段氏及吳國典書令遼東高弼為巫蠱欲以

連汚垂遂收段氏及弼下大長秋廷尉考治一作驗段氏
及弼志氣確然終無撓辭拷掠甚急垂愍之私使人謂
段氏曰人生會當一死何堪楚毒如此不若引服段氏
嘆曰吾豈愛死者耶若自誣以惡逆上辱祖宗下累於
王固不為也辨荅益明故垂得以免禍而段氏竟死于
獄中垂出為平州刺史還鎮遼東垂以段氏女弟為繼
室可足渾氏黜之以其妹長安君妻垂垂不悅由是渾
氏益惡之密謀殺垂垂遂奔秦及即位追謚段氏曰成

昭皇后

垂后後段氏

垂后段氏字元妃遼西鮮卑光祿大夫段儀之女也少而婉慧有節操嘗謂其妹季妃曰我終不作凡人妻季妃曰妹亦不為庸夫婦隣人聞而笑之內黃人張定善相見儀二女大驚曰君家大興當由二女儀深異之至年二十餘而不嫁儀子倫謂儀曰張定何知而拒求者儀曰吾女輩志行不凡故且踟躕以擇良配既而垂納

元妃為繼室遂有殊寵及僣即帝位冊拜為皇后范陽王亦聘季妃姊妹皆為皇后卒如其言先段氏生子令寶元妃生子朗鑒愛諸姬生子麟農隆柔熙寶初為太子有美稱已而荒怠中外失望元妃嘗言于垂曰太子資質雍容柔而不斷遭承平之世足為神明之主今國步艱難恐非濟世之雄陛下託之以大業妾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二王陛下之賢子宜擇一人付之趙王麟姦詐彊愎陛下一旦不諱必為國家之患此陛下之

家事宜早圖之垂不悅寶善事垂左右左右多譽之故垂以為賢其後元妃又言之垂謂之曰汝欲使我為晉獻公乎元妃泣而退告其妹季妃曰太子不才天下所知吾為社稷計言之主上乃比吾為驪戎之女何其苦哉主上百年之後太子必喪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盡其在王乎寶及麟聞之深以為恨及垂死寶嗣位使麟謂元妃曰后嘗謂主上不能嗣守大業今竟能否宜早自裁以全段宗元妃怒曰汝兄弟尚逼殺

其母況能保守先業乎吾豈愛死但念國亡不久耳遂自殺寶議以元妃謀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羣臣咸以為然中書令眭邃颺言於朝曰子無廢母之義漢世安思閻后親廢順帝猶得配享太廟況先后曖昧之言虛實尚未可知宜依閻后故事寶從之乃成喪追尊謚曰成哀皇后其後麟果作亂寶亦被殺德復僭稱尊號終如元妃之言

寶后段氏

寶后段氏遼西鮮卑人前將軍段璣之姑也初進為昭儀生子策字道符策於諸子中最少寶甚寵愛之封濮陽公年十二美姿貌而惷弱不慧時寶冢嗣未定欲立太子而垂意屬於清河公會寶意不在會猶豫未決庶長子長樂公盛潛知之稱策堪為儲貳寶遂立策為太子立段氏為皇后後盛嗣位尊段氏為皇太后長樂二年冬十一月丁未卒謚曰惠德皇后追謚策曰獻哀太子

盛妃蘭氏

盛妃蘭氏尚書頓丘王蘭汗之女也寶為汗所殺盛馳進赴哀汗妻乙氏及盛妃皆涕泣請盛於汗妃復頓頭於諸兄弟汗惻然哀之遣其子迎盛舍於宮中親待如舊先是汗之當國也盛從寶出亡妃奉事丁氏愈謹及盛誅汗以妃當從坐欲殺之丁氏以妃有保全之功固爭之得免然終不得為后

獻莊太妃丁氏

太妃丁氏盛伯獻莊太子全之妃七兵尚書丁信之姑也盛即尊位尊為獻莊皇后尋進為皇太后及盛死羣臣共白丁氏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而熙素得幸于丁氏遂命立熙後熙寵幸苻貴人丁氏怨恚詛呪與丁信密謀廢熙迎立章武公淵熙聞之大怒逼丁氏令自殺葬以后禮謚曰獻幽皇后

熙昭儀大苻氏

熙昭儀大苻氏故中山尹苻謨之長女也名曰娀娀納

為貴人未幾進為昭儀熙甚幸之乃為昭儀鑿曲光海清凉池季夏盛暑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大半苻氏美而豔好微行游宴熙弗之禁也請謁必從刑賞大政無不由之俄而有疾龍城人王榮自言能療之未幾而卒熙忿榮之妄立於公車門支解而焚之偽追謚昭儀為愍皇后

熙后小苻氏

熙后小苻氏苻謨之幼女也名曰訓英納為貴嬪寵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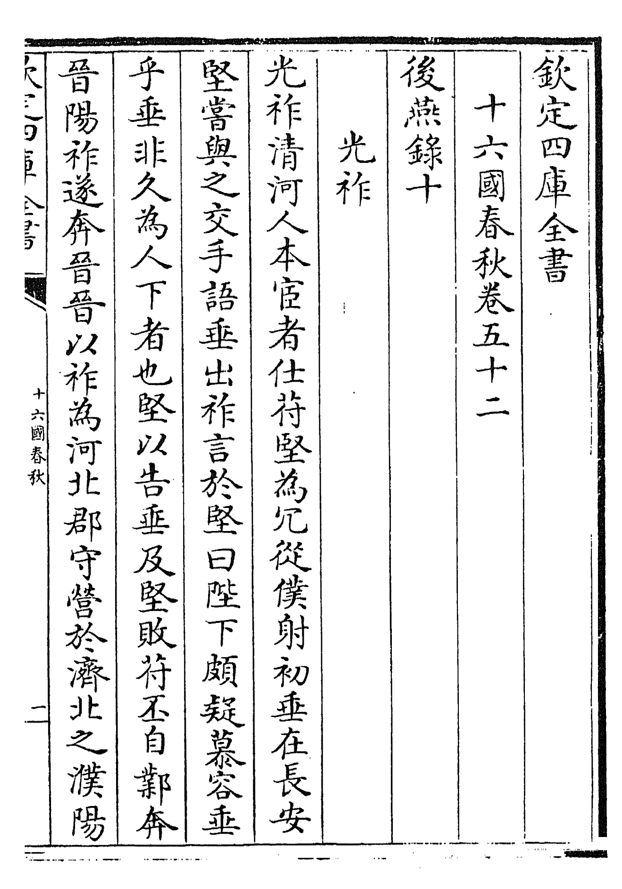
踰於其姊尋立為皇后后好游田熈從之北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滄海百姓苦之士卒為豺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及熈伐高句驪以苻氏從至於遼東為衝車地道以攻之城且陷熈曰待剗平寇城朕當與后乘輦而入不聽將士先登由是城内嚴備攻之不克熈乃引還又為苻后起承華殿高承光一倍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宿衛典軍杜静載棺詣闕上書極諫熈大怒斬之苻后嘗季夏思凍魚膾仲冬思生地黄皆下有

司切責之不得則加之以大辟其虐也如此未幾苻后死熈悲號躃踊若喪考妣擁其尸而哭之曰體已就冷命遂斷矣於是僵仆氣絶久而復蘇大殮既訖復啟其棺而與之交接服斬縗食粥制百僚於宮内設位哭臨令沙門素服使有司案檢哭者有淚以為忠孝如其無也則加以罪羣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為淚高陽王隆妃張氏熈之嫂也美姿容有巧思熈將以為苻氏之殉欲以罪殺之乃毀其襚韡中得敝氊誣以蠱呪遂賜死三

女叩頭求哀熙不許制公卿已下至兵民户率營墓費殫竭府庫下錮三泉周輪數里内則圖畫尚書八座之象熙謂監作者曰汝等善為之朕將隨后入此陵矣識者以為不祥右僕射韋璆一作玲等並懼為殉沐浴俟命號符氏墓曰徽平陵及葬熙被髪徒跣步從符后喪轜車高大毁北門而出長老竊相謂曰慕容氏自毁其門將不久也會中衛將軍馮跋等閉門作亂熙置后柩於南苑收髪貫甲馳還赴難攻其北門不克尋為跋等所

殺及雲僭立熙與苻后共葬之於徽平陵

十六國春秋卷五十一



十六國春秋卷五十二

後燕錄十

光祚

光祚清河人本宦者仕苻堅為冗從僕射初垂在長安堅嘗與之交手語垂出祚言於堅曰陛下頗疑慕容垂乎垂非久為人下者也堅以告垂及堅敗苻丕自鄴奔晉陽祚遂奔晉晉以祚為河北郡守營於濟北之濮陽

羈屬温詳詳敗詰軍門降垂赦之撫待如舊垂見祚流涕沾衿曰秦王待我理深吾事之亦盡淮南之敗吾效忠節但為公猜忌懼死而負之每思疇昔之恩未嘗中夜忘寢祚亦欷歔悲動左右因賜祚金帛祚固辭垂曰卿猶復疑耶祚曰臣昔者惟知忠於所事不意陛下至今懷之臣敢逃其死垂曰此乃卿之忠固吾之所求也前言戲之耳待之彌厚以為中常侍

趙秋

趙秋字子武汲郡朝歌人也少而輕財好施隣人李玄度母死家貧無以葬秋謂其凡曰赴死生救不足人一作仁之本也家有二牛即以一牛與之玄度得以葬母他年秋夜行見一老母遺秋金一餅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以後當富貴不可言勿忘玄度也俄而不見後事垂為冠軍將軍行參軍事苻堅淮南之敗秋以千餘騎奔垂仍説垂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今天時已至尚復何待若殺秦王據鄴都鼓行而西三秦亦

非苻氏之有也垂不從悉以兵授堅及垂至鄴苻丕聞其北來疑欲為亂身自出迎狄勸垂於坐取丕垂亦不納垂後發兵于鄴農亦起兵列人應之使狄說屠各及東夷烏丸各帥步衆數千來援農以垂未至不敢行賞狄曰軍無賞士不往今之來也皆為建功規利宜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業農從之於是赴者相繼

眭邃

眭邃字懷道趙郡高邑人也父邁晉東海王司馬越軍

謀掾後沒石勒為徐州刺史邃仕垂為從事中郎農至高邑遣邃出近違期不還長史張攀言於農曰邃目下參佐敢欺妄不還請迴軍討之農不應勑備假板以邃為高陽太守參佐家在趙北者悉假署遣歸退謂攀曰君所言殊誤當今豈可使自相魚肉吾北還邃等自當迎於道左君但觀之及垂至中山農以前驅先進邃等皆來迎候上下如初攀乃服農之智畧仕寶中書令寶逼殺太后段氏不肯成喪邃以大義切諫具段后錄寶不得

已從之乃成喪

高展

高展渤海蓨人也漢太傅裒之後其父慶仕燕太子詹事歷位司空慶生三子泰敬展展仕寶為黄門郎泰仕於泰見前秦録

高湖湖弟恒恒弟韜

高湖字大淵父泰吏部尚書中書令湖少機敏有器度與弟一作凡韜俱知名於時雅為鄉人崔逞所敬異少歴

顯職為散騎常侍垂遣太子寶等伐魏湖言於垂曰魏燕之與國世為婚姻彼有內難燕實赴之燕有所求彼無違者其德施厚矣和好多年行人相繼間以求馬不獲遂留其弟曲在於我非彼之失政當修敦舊好乂寧國家柰何復令太子率衆遠伐且拓跋魏太祖諱涉珪也雄略有謀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兵精馬強未易輕也皇太子富於春秋志果氣鋭輕敵好勝難可獨行兵凶戰危今委之專征必小魏而輕之萬一不如所欲傷威毀重願

陛下深以為慮言頗切厲垂怒詔免湖官寶果敗於參合寶立起為征虜將軍燕郡太守寶走和龍兄弟交爭湖見其衰亂遂率户三千降魏任為寧西右將軍湖弟恒字叔宗仕垂鉅鹿太守率户二千亦降於魏恒弟韜少以英朗知名同郡封懿雅相推敬仕垂為太尉從事中郎魏武平中山以為丞相參軍早卒湖即北齊獻武王高歡高祖也詳見北齊書

崔蔭

崔蔭字世祿清河東武城人仕垂為長史章武王宙之鎮滑臺也垂以蔭為宙司馬先是陳留王紹為征南將軍太原王楷為征西將軍樂浪王溫為征東將軍皆以蔭為之參佐蔭材幹明敏強正善規諫四王皆嚴憚之所至簡刑法輕賦役流民歸之戶口滋息

崔逞

崔逞字叔祖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之五世孫也曾祖諒晉中書令祖遇仕石虎為特進父瑜黄門郎逞少

好學有文才遭亂孤貧躬耕於野而講誦不輟慕容暐時郡舉上計掾補著作郎撰燕記遷黃門侍郎苻堅滅燕以為齊郡太守堅敗仕晉歷清河平原太守為丁零翟釗所虜授中書令及垂滅釗以為秘書監寶走和龍為留臺吏部尚書趙王麟殺詳自立逞乃攜妻子亡歸於魏先是張袞常與太祖言每稱逞之才可大用太祖得之甚喜以為尚書使錄三十六曹委以政事逞凡適字寧祖亦有名於時仕垂尚書左丞范陽昌黎二郡太

守逞亦不得其死

崔模

崔模字思範清河東武城人父遵仕垂至少府卿叔父整廣川太守模至熙末年南渡河外為劉裕滎陽太守戍虎牢後歸仕魏官至中尉

崔懿

崔懿字世茂博陵安平人也仕垂位秘書監子遭字景遇位鉅鹿令其孫綽少孤學行脩明有名於世

封懿

封懿字處德渤海脩人也曾祖釋晉東夷校尉祖悛父放仕儁為渤海太守暐吏部尚書兄孚仕趙太尉懿雋偉有才氣能屬文與孚雖器有長短然名位略齊懿仕秦渤海太守撫軍麟狥清河執之以歸任為本郡歷位中書令戶部尚書寶敗歸魏魏以懿為給事黃門侍郎都坐大官封章安侯問以燕氏舊事懿應對踈慢坐廢於家撰燕書十卷頗行於世

封愷

封愷字思悌奕之孫也父勸仕垂位至太常卿侍中愷給事黄門侍郎散騎常侍度支尚書坐司馬氏事死愷妻盧玄女也愷子伯達棄母及妻李氏南奔河表改婚房氏伯達子休傑後還祖母盧氏猶存垂百歲矣而母李氏已先死矣

封衡

封衡字百華中書監裕之子也輕財好施年十餘歲見

一老父荷擔於路引歸問之謂其父曰宣子一飯著名春秋斯老父也宜給宅一區奴一口日供贍以終其年裕高其志而從之及長身長八尺有智略仕垂為右司馬轉安東將軍垂攻鄴久不下衡請灌之以漳水垂以為然遂拔鄴城外郛翟斌恃功驕恣要請為尚書令垂將許之衡厲色止之曰馬能千里不免羈絆明畜生不可以人御也斌戎狄小人遭時際會兄弟封王自驩兜以來未有此福忽履盈忘止復有斯求䰟爽錯亂必死

不出年也垂從之斌果潛通苻丕事發伏誅衡後歷位中山尹吏部尚書

宋隱

宋隱字處道西河介休人也曾祖奭晉昌黎太守後為庬長史祖活中書監父恭尚書令徐州刺史儁徙都於鄴恭始家於廣平之列人隱性至孝年十三便有成人之志專精好學不以兵難易操仕垂歷尚書郎太子中舍人本州别駕隱叔父洽為垂尚書魏太祖圍中山洽

率所領專守北圍當治所統魏軍士多所傷殺太祖特深忿恨城陷被殺子順訓並下腐刑

趙思

趙思亦宦者仕寶為中黃門令寶之自龍城奔黎陽也寶叔冀州牧范陽王德自鄴徙居滑臺稱燕王置百官寶遣思名德弟鍾奉迎鍾本勸德稱帝聞思來惡之執以付獄而馳白德德與羣下議奉迎事其黃門侍郎張華等皆沮之德乃遣其將慕輿護率壯士數百隨思而

北聲言迎衛實謀弑之初寶既遣思後知德已攝位稱制懼而北奔護至黎陽無所見執思以還德以思閑習典故將任之思求還就寶德不許固留之思怒曰周室衰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殿下親則叔父位為上台不能率先羣后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傾為趙王倫之事思雖無申胥哭楚之効尤慕龔君賓不生莽世德怒殺之詳具南燕錄

李系

李系趙郡平棘人也仕垂散騎常侍東武城令治有能名魏太祖定中原以系為平棘令年老卒於家贈寧朔將軍趙郡太守平棘男

李先

李先字容仁中山盧奴人也祖重晉平陽太守大將軍右司馬父樊石虎樂安太守左中郎將先少好學善占候之術師事清河張御御奇之仕苻丕尚書左主客郎慕容永聞其名迎為謀主勸永據長子城永遂稱制以

先為黄門郎秘書監高密侯垂滅永徙先於中山後歸
仕魏

屈遵

屈遵字子度一作子皮昌黎徒河人也博學多才藝為慕容
永尚書僕射武垣公永滅垂以為博陵令魏太祖南伐
軍次魯口博陵太守申永南奔河外高陽太守崔宏東
走海濱一作渚屬城長吏率多逃竄遵獨告其吏民曰往
年寶師大敗今兹垂征不還天之棄燕人弗支也魏主

神武命世寛仁善納御衆百萬號令若一此湯武之師吾欲歸命爾等勉之勿過嘉運而為禍先遂歸魏以為中書令出納號令摠攝文誥皆信委之

賈彝

賈彝字彦倫本武威姑臧人六世祖敷魏幽州刺史廣川都亭侯子孫因以家之遂為廣川人父為苻堅鉅鹿太守坐訕謗繫獄彝年十歲詣長安訟父獲伸遠近嘆之皆曰此子英俊賈誼之後莫之與京弱冠仕垂遼西

王農記室參軍魏太祖聞其名嘗遣使求之垂彌增器重更加寵秩遷驃騎長史帶昌黎太守垂遣太子寶伐魏敗於參合𤼵及從兄代郡太守潤等被執後數年遁歸又為屈丐所執年六十卒

張蒲

張蒲字玄則河内修武人也本名謨後改為蒲漢太尉延之後父攀仕垂御史中丞兵部尚書以清方稱蒲少有父風頗涉文史端謹方正為寶陽平河間二郡太守

尚書左丞魏太祖定中山寶官司叙用多降品秩素聞蒲名仍拜尚書左丞

餘崇

餘崇字子厚其父嵩仕垂光禄大夫平視叛於魯口嵩以鎮東將軍討之軍敗見殺崇仕寶為建威將軍寶被圍于中山清河王會表求赴難使崇為前鋒率騎五百伺魏強弱遇魏千餘騎鼓譟直進手殺數十人魏騎潰去崇亦引還勇冠一時衆心稍振後會使壯士襲殺高陽

王隆欲棄喪走龍城崇涕泣固諫乃聽載軍後寶嘉其忠拜中堅將軍封頼陰公蘭汗之亂隨寶入龍城密言於寶曰觀加難形色禍變甚逼宜留三思奈何徑前寶不從行數里加難遂先執崇崇大呼駡曰汝家幸縁肺腑蒙國寵榮覆宗不足以報今乃敢謀簒逆此天地所不容計旦暮即屠滅但恨不得手膾汝曹爾加難殺之

平視

平視燕國薊人也仕垂寧朔將軍幽州刺史遷征東將

軍參合之敗視舉兵魯口以叛博陵武邑長樂三郡皆起兵應之視弟翰亦起兵遼西從子冀州刺史喜切諫不聽時燕兵新敗諸將討之不克垂自率軍擊之軍至魯口視將妻子及翰等十餘人渡河而走垂引軍還視復收合餘黨保據高唐建威將軍進擊斬之

鄭豁

鄭豁滎陽開封人也五世祖渾魏將作大匠豁仕垂至太常卿

呂顯

呂顯字子明本東平壽張人也其先石勒時徙居幽州顯少好學性廉直鄉人有忿爭者皆就質焉垂以為河間太守後率郡歸魏

宇文活撥

宇文活撥河南略陽人也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為雄部大人活撥仕垂為唐郡內史遼東公魏平中山一曰擁活撥入魏為第一客

谷衮

谷衮昌黎人也膂力兼人彎弓三百斤勇冠當時仕垂至廣武將軍

鄺紹

鄺紹范陽涿鹿人也仕寶濮陽太守魏太祖定中山以郡迎降

盧偃

盧偃范陽涿鹿人也父諶晉司空劉琨從事中郎偃與

子邈並仕於垂偃為營丘太守邈為范陽太守皆以儒

雅見稱

盧晏

盧晏博學善隷書有名於世仕垂給事黄門侍郎營丘

成周二郡太守子壽太子洗馬燕滅入魏為魯郡太守

仇欵

仇欵馮翊重泉人也石虎末徙鄴南枋頭仕暐為烏丸

護軍長水校尉生二子長曰嵩小曰騰嵩仕垂殿中侍

御史徙居中山初嵩長女有姿色充冉閔宮闈閔破遂入於儁轉賜盧豚生子魚後有寵於魏

韋閬

韋閬字友觀京兆杜陵人也世為三輔冠族祖楷晉建威將軍長樂清河二郡太守父逵仕垂吏部郎大長秋卿閬少有器望值慕容氏政亂避地薊城魏徵拜咸陽太守轉武都太守卒於官

晁崇

晁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也家世史官崇善天文術數知名於時仕垂太史郎從寳敗於參合因留仕魏太祖甚見親待詳具魏書

段乾

段乾鴈門原平人仕垂廣武令子霸魏太祖略地至鴈門霸年幼見執因被宫刑乾乃率鄉曲歸降於魏

公孫表

公孫表字玄元燕郡廣陽人也好縱横刑名之言為慕

容沖尚書郎垂破長子隨入中山仕為從官寶走乃歸魏為博士歷太宗時為大將被僇死詳見魏書

劉生

劉生頗解卜筮慕容氏嫁女于魏遂為公主家臣仍隨入魏賜妻生子

房諶一作湛

房諶清河東武城人也仕垂為太尉掾隨慕容氏遷於齊子孫因以家焉遂為清河繹幕人

王憲

王憲字顯則北海劇人祖猛為苻堅丞相父休河東太守憲幼孤隨伯父永在鄴丕稱尊號以永為丞相永為慕容永所殺憲奔清河匿於民家垂引為安南將軍河州刺史

張珍

張珍字文表中山無極人仕寶度支尚書

楊結

楊結清河人也仕垂至中山相生二子珍繼皆知名於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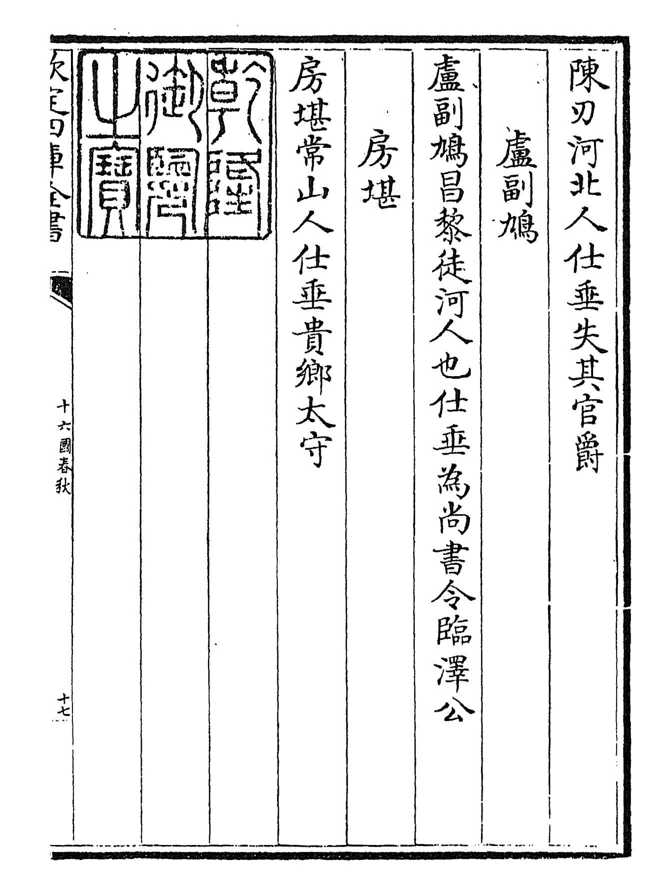
許茂

許茂高陽新城人也仕垂為高陽太守

王高

王高魏郡人家貧徒有四壁夫婦二人晝則傭耕夜則伐草燒磚以臥

陳刃



陳刃河北人仕垂失其官爵

盧副鳩

盧副鳩昌黎徒河人也仕垂為尚書令臨澤公

房堪

房堪常山人仕垂貴鄉太守

十六國春秋卷五十二